

獮園第十目錄

靈祇

紫陽真人

水府神

插花李王

小姑神

周宣靈王

神記室

黠鬼朱衣神

海濱神

水府修文郎

玉圭神女

王府基夜行神

宮亭湖使者

乘龍神

韋蘇州

獮園第十目錄

鳳陽神

雷神十四則

花脚神

場中神

周孝子

白馬神官

洞庭君

三王太尉

一知不足齋重訂

國朝圖書
甲申
書
齋

獮園第十目錄終

猶園第十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靈祇

紫陽真人

永樂年間蘇州葑門外有一軍士相隨鄭和太監出使
行至海中夾颶風歛起湧浪滔天飄過東洋當復數千
里舟傾人溺主將亦亡獨此軍士善泅依附船板擗至
一島中適爲怒潮推送海岸而蘇旣登岸四顧皆慘陰
霾蔽天心知非人間世也恍然復進里許乃見島中宮
猶園第十 靈祇 一知不足齋重訂

闕臺殿金碧琳琅宮門有六大金字榜曰紫陽真人之
府洞戶晝扃無聲迹適有婦人于水邊接浙年可三
十許青帕抹額身着淺綠裙子垂輕紅襦襜軍士端相
乃其亡妹三娘也見兄相持而慟問何爲至此具述覆
舟之苦乃引至其所佳處宮殿之外悉是民居妹皆爲
府中手力因追攝人自外而還深相勞苦引入府中經
十餘重門趨而進匿身階屐以窺見真人金冠巍峩端
正非常坐絳紗帳中威儀嚴峻左右官吏兵衛數百人
各有執事務甚繁雜中庭設大木架一人懸于架下有



鏡鉤鉤其背流血殷地逼視之乃城東何指揮也西頭
跪一婦女首戴大銅盤盤中燃熾炭飛焰赫然驚問妹
婿云是卽指揮之妻也因私受盜者銀盆之賄不言于
指揮而枉殺之盜旣死理冤于上帝故犯斯酷罰自悔
何階又見旁有朱髮鍔牙兩卒持戟守此二囚迴眸視
軍士有怒容軍士震怖急出不更周覽便懇求歸三娘
苦畱不可婿與俱詣其官所乞一小符驗遂有小舟來
岸呼共載三娘又相持而慟囑其閉目慎無妄視乃別
軍士臥舟中耳根但聞波濤風雨之聲忽睡如夢拂旦

猶園第十靈祇

二知不足齋重訂

起視却在葑門外楊枝塘上冰陰邊歸則妻子招魂葬
矣奔赴何宅則指揮疽發于背宿昔困篤夫人亦病暴
頭火丹醫師滿堂計無所出軍士于靜處細說其中所
見如此畧及銀盆之由夫婦惶懼不敢隱諱遽命出其
盆銷之得若干鏹悉捐以作佛事薦亡禳災水陸並設
旬日之間疾並獲愈

近見一坊間小說
分作二事殊未核

水府神

龍陽書生曾壽貴過洞庭湖風浪甚猛同船擾亂壽貴
獨蒙被而臥忽夢至一大宮殿處堂上坐者如帝王之

狀趣召貴入賜之坐謂曰如此風波少年何故冒險而至舟中莫有黃卷通否非此人舉舟葬魚腹矣吾是水府之神汝可言于世人也既寤風已定得濟推驗果有黃卷通者乃其同學諸生事父廣文極孝故感格至此卷通後亦登仕版矣古云孝通于天豈不可信

插花李王

常熟致道觀舊有梁朝七檜至今天矯其西廊李王廟最靈應自來常熟人相傳此觀爲李王宮萬歷癸巳年十二月五日觀門火發幾延廊廡居民奔抹不及余宗

猶園第十 靈祀

三知不足齋重訂

人錢繼發良棟等住在觀之側近各各登樓顧望忽見火光內有數十官舫蔽空而下篙師水手幾及百餘並挽天河中水以滅赫焰隱隱聞風濤之聲隊仗旌旗繽紛照耀而擁黃蓋著白袍立于舟首者驚是插花李王頃之飛焰頓息止燬觀門而已凌曉並詣廟中委悉詳視則梁上所挂數十小舟水氣淋漓苔沾荇漬行舟土偶皆泥濕如汗宛是夜所觀者一時士庶老稚並下拜焉家侍御岱爲文以記其事李王本長興人南朝神中所稱長興李烈士者也

小姑神

尚書劉洪湖廣安陸衛人歷官至掌院歿後贈秋官尚書二十年奉使還楚舟過小孤山下小孤相傳爲小姑卽所稱嫁彭郎者也是日遭暴風怒濤舟幾覆驚師云貴遊至此皆齋酒脯紙馬獻于夫人尚書曰爲我許之後當酬願可也旣許願訖頭之風霽得渡後遂至盟不酬及歸林下常見小姑神于夢寐中類來索願家人有病卜云是神爲祟尚書終不之信無何小姑神白日見形責尚書食諾尚書題詩兩句拒之云寄語小姑休妄想老夫從此不行船姑笑而謂曰我出一對與汝能對則不復索矣尚書曰何對姑曰十八歲女子經行流紅蓋嘲及尚書名也尚書亦茫然無以應之姑遂持詩而去從此絕跡明年歲朝尚書出赴鄰翁社飲其路迂遠而賀節之士女喧闐于市相隨一小蒼頭忽告尚書曰某家對岸卽是何不乘此小船濟之甚便尚書遂從船纜登立足未定而船覆矣小蒼頭猶未下得不死按謝靈運江妃賦有宮亭雙媛之句卽指大小二姑神也

周宣靈王不知何代人或云屬五顯靈官部下而菴寺中常以爲伽藍神神在徽州休寧縣靈異甚著今蘇州閭門內寶林寺傍亦有祠焉袞冕巍巍疑卽寺中昔時伽藍香火也萬曆辛丑年間殿宇鼎新祈請輻輳寺僧跛者占籤如響日坐獲二三十環乞香水者不絕于途遂奪二郎廟之盛其時余偶客休寧訊之民間曰神被寃而去矣更訊其本末具言曰有一惡少年暮夜與鄰婦通好伺夫出輒隱入其家一夕夫自外歸兩人歡狎之際聞扣門聲甚急時月色如水少年與其婦枕中設

計先拔婦頭上銀簪銜之于口被髮持衣伺夫入門忽聳身從窓中躍出口喃喃作靈語其夫驚異跡之所居側近有周宣靈王廟見此少年突入廟中忽失所在還詬其婦婦曰去來恍惚疑神降于家此身如在夢境中也夫遂信以爲然竟夜不寐黎明入廟細視神像宛然銀簪在髻焉繇是歸禍于神謀欲移居他所蓋此少年夜入廟中直取銀簪插于神帽薰相煽惑而神爲無賴所寃昭雪無地不能復安其位矣明日神到蘇州夜半見形于寶林寺中召僧語曰吾周宣靈王也帝命福此

一方可告鄉里重新廟貌言訖歛然而滅又明日寺僧
宣教百姓興工助役遂大事之爾後休寧人家占驗祭
禱寂然無應矣至丁未歲少年奸迹始敗露里人無不
訟神之冤神亦復還休寧寶林香火恰盛六年遂歇

神記室

閩門外有一人能書少年因病許身府城隍廟中爲記
室常時呼喚夜而入旦而出自云爲神繕寫劄刺神亦
常出與經過神舟逢迎報接此人隨行趨走惟恐其後
還家便困憊若睡者幾日矣面目之間覺有靛色前定
錄載韓晉公之吏兼屬陰司主三品以上食料以今驗
之其事不妄

點鬼朱衣神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亂吳中鄉民有中于鋒刃而死
者有不得入城而死者西昌門外釣橋度生橋兩處暴
骨露屍互相枕藉然腰纏之中所藏金銀珠玉甚多人
莫敢近惟張老復陽者常于靜夜徧搜而得之頓獲無
數守至夜半蔘見有傳呼語言漸近乃是官吏十數人
一朱衣餘俱皂綠抱案而至列炬數行火皆青色張老

懼遂臥于死人中聽其按據簿書稱黜死者名姓其屍
一一起應點畢跽仆如故獨不及呼張老名姓俄而又
徧閱之閱至張老曰此老漢非是提而出焉遂過過後
猶聞其于前途推驗未已張老大驚便挾重貲倉皇走
歸家從此富今子孫爲西昌販繒兒尚在乃知人死卽
爲冥司所錄矣

海瀆神

山東登萊之間瀕海處有書生某博綜經史家貧無館
畱意尋求一日行于郭外路逢戴蓆帽著黃衣長鬚使

獮園第十靈狐

七知不足齋訂

者持金二餅爲贄口國王遣吏邀公爲世子作師方欲
詣門耳言訖送金立疆其去書生亦昏然無拒不覺與
使者俱馳至海岸身如塵中行也頃之舟在岸側矣旣
登舟令書生閉目熟寢耳中但聞風濤之聲逡巡就泊
一島上舉頭見宮殿高敞羽衛森嚴黃衣引立于門外
主人是王者黃屋古纛冕旒袞衣庭中列戟樹幢傳呼
開中門延書生入降階迎接登堂賜坐旣再拜王罄折
而謝命其子出拜執弟子之禮引榻東向而延書生坐
稱爲先生坐定復傳呼張筵西院行酒畢遂捲珠簾命

奏樂絲竹籥亂曲調新奇須臾下食見書生筵上不舉
著顧左右別取人間食與先生食食至備極珍豐謂書
生曰吾是海濱之神歲時享祀此牲牢酒食與人間都
無所異幸先生勿疑書生然後敢食獨辭不能飲耳明
日乃開館于別室其子風儀秀朗可十四五歲而姿甚
敏書史未見者一經指示無不淹通宛若夙解絲是一
月之間治經書畧遍皆卒業焉暇則教之學書落筆便
佳不煩程督書生曰子今業就吾可以歸矣王懇留不
從因敕擇日置酒送先生歸書生于席上從容問曰某

齋園第十 靈祇

八知不足齋重訂

一生祿壽可得預聞之乎王召冥官至命取東堂簿籍
來檢之謂書生曰先生極有壽餘不足問也既而訝書
生不飲又命取西堂簿籍按之見書生姓名下一酒字
甚小于是遂判一大酒字厚贈金帛仍遣黃衣送之還
家謂曰此金帛是陽世所用非陰道物也既出黃衣駕
舟偕行復令閉目如初書生在舟中如醉如睡明日起
視見身臥其家庭樹下婦疑是鬼集衆開門交唾其面
書生具述本末且驚且喜蓋已招魂成服設靈儀于堂
將二年矣所得金帛一如人間而書生自此酒量漸寬

酣飲以樂餘生因知酒爲人祿相傳不虛爾此事與庚
巳編所載鎮江胥教授事頗相符

水府修文郎

吳人張太僕鼎思繇館省左遷以行太僕分署滁陽時
州學秀才七人時時呈窗課就正焉是年萬曆辛卯南
都復當鄉試七人者回來詣別七月廿一日太僕使人
送至浦口給一小官哨以行既至其地中有少年生姓
宥者故有若子孫也肘後若有人擊之者忽心動託言
其婦就館勸馬便回區秀才怒止之不得輒聽其去明

齊國第十 靈樞

九知不足齋重訂

日六人主僕共船渡江有賣雞人求寄載于船尾發江
口纔二三里遇暴風船覆此六人皆溺死而所隨之僕
并賣雞人並爲破木所載漂流至燕子磯頭獲登岸無
恙明晨區秀才忽形見還家經日向其弟求紙筆立遺
命曰我爲水府追去卽補修文郎缺忙甚許以暫歸處
分家事此後守職不得來矣較嫁女金姐于姻家粧匱
什物一一筆之于紙分撥常稔之田若干畝以養其母
繇是舉家哀慟審其已死設祭于堂秀才歛歛不食曰
妾能使我下咽乎問水府何門往來曰自有道路宮室

如人間也達暮將別語便哽塞曰同袍相待久矣奄然
出門而去咸見人馬擁之漸近而沒其夜奴歸凶問踵
至妻女哭赴水濱招魂葬之

玉圭神女

常州吳生叅政公孫也髫年美風度議婚未諧一日毘
陵城上徒行晚歸偶與一女同路或前或後相傍相
偎女郎年稍長于吳生姿容妖媚韻度綽約真靈人也
有四女奴從焉皆妍冶上色顧盼之間輒通眉語問郎
君居止何處生喜不自勝曰敝居咫尺肯迂駕乎女郎

繪園第十 靈祇

十知不足齋重訂

微笑生乘暝色遽前擁之而歸匿于密室不令人知是
夕置酒對飲備極欸狎逡巡滅燭敘歡弱骨豐肌曲盡
于飛之態生既未近女色女郎又宛然處子誓心伉儷
永結綢繆如是纏綿者浹旬矣室中時起貴香芳風發
越女郎晝則作女真妝束常服淡靚不加新采晚則花
鈿滿髻濃艷照人左右見者無不蕩魄于時春色漸酣
名花爛發女郎謂吳生曰東望吳山越水靈氣蔚然吾
將往觀生卽駕二樓船從女郎出游兩月之間虎邱茶
磨六橋三竺諸勝地無不探焉綺羅園遶路人驚異謂

是神仙之遊也臨發杭城令生多買好粉臙脂不計其數久之乃返棹蘭陵吳生一日窺其小粧篋中見有碧玉圭徑尺許問何用女郎曰卿自諦觀何問我爲檢之圭足乃有鐫摹玉帝二字填金所書生頗錯愕戲之曰夫人能執此朝玉京天帝耶女郎曰卿何了了若是以生年未及冠每易而狎之又一日出其所祕藏簿籍示生則吳族某貴人新鴛魅者姓名裛然其上矣暇則私向生說天上事及諸神仙變幻又教以房中元素之術生繇此精神倍常知其審神人也然歡洽既久兩情如

猶園第十 靈祇

十一知不足齋重訂

膠女郎既不甚藏密吳生亦畧無疑懼家人憂郎君爲邪所魅陰遣道士結壇誦咒驅之寂寂無驗最後得某法師術揮劍擊之而中女奴左臂女郎大呼詬罵與生惆悵嗚咽挈四女奴白晝凌空而逝疾如風雨所傷之臂脫墮階前視之乃土偶臂也無何家人于城北一古廟殿中忽見九子魔母粧塑姿容絕麗旁有四侍者一折其臂容貌依稀宛如前遣吳生竟無恙所延法師不疾而殂矣案會昌解頤及河東記載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出脂粉錢百萬別繪魔母神堂忽遇善畫者

從劍南來一夕而成光明燦爛觀祭擇日設齋大陳伎樂復遇異叟荷鋤而至直上魔母堂舉鋤以刷其而壁乃頽撫掌笑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爲驗耳遂自葦莽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艷態媚人光華動衆頃刻到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攜手而行二人俱化爲白鶴冲天而去由此驗之魔母信是神仙麗質吳郎所遇不誣矣玉堂閒話亦載南中僧院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行者少年夜入其堂寢宿有一美婦人引

繪園第十 靈祇

士知不足齋重訂

同狎處與此事今古相符

王府基夜行神

蘇城周二家住城西善謳少年場中人也夜從平橋東親故家會飲周以赴家路遠里鼓動卽求去纔出門經張王府基行可十餘步遙聞呵殿之聲甚急頃之見列炬燭天鹵簿隊仗導引極盛填隘路岐周疑官寮夜過乃映身頽牆以自匿見乘車者貴人絳衣金幘威儀倖于王者車傍有數十騶御相訝云此中安得生人氣急救搜捕得周二周二大恐訊其觸忤之罪命騶以土擲

面推倒在地而去去後漸遠周二徐徐起行既至家門已閉矣呼其婦開連聲數百不應心甚疑怖不覺聳身踰垣而入覺身如飄風了無所礙其婦尚篝燈夜績周二前語曾莫賸顧因立燈下極力大呼曰某自外至卽又不聞幼女在傍亦弗之應周私自怪曰豈吾已入夜臺耶不然其夢乎泣然流淚復踰垣而出還詣張王府基上求覓其屍若有人引之至屍處見身如眠橫于道上死矣百計排入合爲一體乃復重蘇疑坐良久忽聞鼓下二聲將絕遂甦起仍詣平橋東親故家欵門扉尚

繪圖第十

主知不足齋

未散備話歷歷衆共愕然使三四人持燈護歸旣入門問婦云何不應婦曰向坐燈下緝蠶以待卿還後忽聞鬼嘯聲急懼而就枕不虞卿之游魂也相與悲喜如隔世人明日引鏡自照土痕猶被面焉周二慨餘生之難得遂茹長齋終身不復夜行矣此張王府基僞周廢址宜多鬼物如周生所見乘車官人得非士誠死後爲神耶蔡文源與周二善見其自說

宮亭湖使者

九江湖口縣郭門外有旅店安泊往來商賈一夕有兩

皂衣投宿腰插驪鞭形軀短黑文書箱袱結束宛然店人知是伍伯邏繳之流送歇樓中酒食湯沐具備隔壁有估客宿焉夜半估客枕上覺陰風凜厲但聞踐蹋檐瓦之聲心生疑異潛起穴壁以窺見有同伴伺立檐牙敲擊樓窗密呼彼云此時尚熟睡耶兩皂衣亟從被中著衣起應曰來矣來矣吹剔箒中殘火對鏡櫛髮束網帶帽復將行李一一裝裹矚然推開樓窗簾出窗外反身滅火踉蹌而行估客一一覩視分明駭汗如雨睫不及交旦起語于店人環視檐瓦周遭皆觸碎矣云是宮

猶園第十靈祇

十四知不足齋重訂

亭湖神部下所遣使者

乘龍神

某州王氏女旣嫁而見疑于夫歸諸母不能自明其州有元君捨身崖因往投崖而墮母長號送之已而夫入于房微聞牀上呻吟聲揭幃視之則所墮之婦也訊之曰覺初墮下時有數百朱衣神粧飾雄偉乘龍而至攜兒于龍背冥冥來此恍惚不知所自也舉家驚異遂爲夫婦歡好如初

韋蘇州

唐韋應物爲吾蘇名刺史死遂爲神廟在蘇州府學中郡縣以春秋祭享士子多往宿其廟乞夢有常熟人屈夢龍少隨父秀才寄居于學之西廡每夜見韋公著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旗幟繖蓋並從韓公祠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比還廟亦從此樹下來升降出入赫奕輝煌或初更或昧爽同居措大無不見之見者亦無他休咎癸丑八月十一夜夢龍于方秀才席上說

鳳陽神

鳳陽編戶周家時稱巨室止生一兒一夕爲赤面長神

猶園第十 靈祇

五知不足齋重訂

攜之馬上而去或云是炳靈公行經空中赤子無知而觸忤之耳後其家懸賞募覓空中復墜小兒于鄰家土炕上抱還乞賞

雷神一

姑蘇昌門外度生橋下三十年前有沿河民家夜爲雷火所擊覆其炊釜于地明晨啟釜以視地上有梅花一枝是白土所畫恍然踈影橫斜之致生態逼真觀者如堵經月餘其跡漸滅

雷神二

隆慶六年四月三十日暴雷震電天雨冰雹類大石子
蘇城遠近數十里填街塞路如積玉焉而葑門外藏冰
之室啟視皆空莫測其故也是日府東飲馬橋頭官井
中忽見清泉變爲綠酒居民爭來汲飲醉相枕藉于地
糟漿之氣逆人鼻而張芝麻家泥罇滿堂開之中無一
滴在矣其年石首不登于市爲無冰也乃知雷神無所
不極其幻哉里人許士龍見而述焉

雷神三

江陵縣秣陵鎮有胡駝子家畊田爲業同區王豪四者

猶園第十一靈祇

十六知不足齋重訂

素疆暴時爲村正數覓胡事無風起浪百計侵凌胡憾
恨既深謀欲火其室廬以洩積忿是夜月色如霜胡不
謀諸婦持火潛往豪四家在鎮西相去十餘里路既至
匿身牆側以伺忽聞堂中有木魚聲燈火未滅訊之鄰
家云豪四妻坐蓐方召婆羅門誦經胡惻然改意自念
吾仇其夫何忍殺其子母且延燒良善人家是大不祥
也遂棄火而返行至中途倦甚遇大石橋就地假寐片
時夢中爲霹靂一聲驚醒恍覺有金甲神推而起之見
形歛滅視其背已挺然矣時天清雲淨明月印溪胡亦

莫曉所謂然心知上天所默祐也行至家門其婦開門
婦幾不識其夫胡曰我故胡駝子也足乏矣索茗飲坐
定具言其故婦曰君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何
明日王豪四來胡出見與之金四鑲王視其背直異之
固訊再三方吐實亟還金叩頭謝過曰某負公矣某負
公矣但拙妻夜產一女異日閨中夢蘭請以女嫁公之
子已而胡婦果生男兩家遂結爲婚姻往來不絕此萬
歷近年事也與元至正間秦興馬馱村民司大李慶四
爭田事頗相類

雷神四

繪閣卷十 靈祇

七知不足齋重訂

萬歷年間西洞庭翠峯寺比丘維心初構精廬三楹窮
極華美四壁新塗白堊方念得畫師好手繪之中夜霹
靂一聲雷神下來爲寫山川樹木人物屋宇無不具備
明晨起視燦然光明宛是四幅梅道人水墨圖神已不
見矣雲氣滿簾空翠如掃旬日之間士女駭觀皆言所
畫之神吳下名流嘖嘖歎羨莫能繼色

雷神五

廣東人家風雨晦冥之中一雷神落地不得去赤髮猙

獐狀如獸頭似獼猴角肉翅青手執綠玉斧語其家丞
延正一道士來誦清淨經出我須臾誦畢騰空而去或
云此上帝之使名雷鬼也按李肇國史補云雷州有雷
神至秋伏蟄其形似人掘取可食非卽其物也耶攷之
唐時晉陽江南宣州潤州皆有雷神墮地蓋不獨嶺南
雷電之鄉而已我太祖嘗許默坐適前殿雷擊恍惚見
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肖猴兩目睜睜有光向
帝稽首騰空而去乃下詔曰五雷著迹于殿庭其滅膳
自省據此則唐人之說非謬

僧園第十 靈祇

夫知不足齋重訂

雷神六

江陰卞氏雖居村落實舊族也萬歷初年間家有丙舍
三楹一日遇風雨雷電掣之而去不知所向僅存遺礎
而已場中曬麥十餘石亦被捲盡門前大槐樹數章是
百年物也悉摧仆于地雷神斧其枝條長短粗細悉成
棍棒十枚爲束相次累于牆下雖工于析薪者莫能尙
焉其家絲此漸落

雷神七

虎邱周韜者賣天池茶爲人溫雅己酉年五月中遇一

敲竹卜者過其家云君六月一日慎勿出門當有大厄
非禳所免志之志之周記其言是日有鄰里互訟于縣
衆挈相看辭不入城午後忽遇姻家沈某攜酒榼游虎
邱疆拉同登仰蘇樓三爵之後兩人倚闌眺望霹靂一
聲烟火滿屋周沈並震死于地矣後沈挾甦病數日復
死周便不挾其家迎神召將有判隱惡有判淫報然人
知其誘少年淫于虎邱關神廟中不知其陰事也先年
間楚中一僧募緣補寺積貯施金五百後忽破戒受髮
還俗娶妻出營商販絕不以檀波爲念偶舟經虎邱與

猶園第十

靈祇

十九知不足齋重訂

周解后甚歡畱連累日僧云吾有橐中裝欲收蘇州芽
茶往京貨買如何周云茶利甚倍某當效力但今歲已
暮非其時矣屈指來春清明節倏忽兩三月事耳僧意
欲于買茶之外別市吳中紗羅珍玩見周誠信可託遂
傾貲付周任其幹辦完畢約春盡北行過吳門旦至暮
發矣周遂書五百之契畀之此僧別去亡何病于途中
不得達家以死一夕游魂叩門號哭而歸其婦大驚相
與哀慟僧坐牀前言語如平生因出懷中契書置牀褥
下謂婦曰吾已死矣五百金付託蘇州虎邱山前周家

汝于褥下檢契書收訖急往取之言畢忽然不見其婦
取火揭褥果得契書閱視其中年月姓氏里籍悉有條
貫紙墨宛然心知僧爲鬼矣明日便設祭成喪連夜買
舟南下與其兄共行因蹤跡僧所病死處不得便馳往
蘇州訪虎邱周家初周見契無辭問知僧已死矣歎息
久之忽懷惡念便不肯認復聽其婦所述魂歸益以爲
誕妄竟攘其契無還妻孥勸解薄助資斧發遣其婦大
慙而去然則神巫之語所謂隱隱非耶彼卜者談言微
中抑何神驗若此乎同擊死者沈某住下新橋家頗殷
富無他大惡第此人平居喜淫童女有海虞某公子風
穢聲播外天譴似不誣矣

雷神八

萬歷庚寅五月余避仇江北之海陵借城外民家園林
肄業堂後壘石爲山名藏山堂堂之西偏與書舍僅隔
兩垣有老奴孫枝宿其中一夕雷聲駭空電光繞室簷
宇震蕩烟氣瀰漫余大恐蒙被而臥謂奴必擊死矣明
日起視奴故亡恙惟堂屋頂上裂穿二三尺許圓如井
形堂壁大柱之中皆爲雷神鑿空洞然到底週遭瑩淨

類斧斤削成者而其外漆墜如故但覺氣甚腥耳奴云
火來急不及整臥具伏地竊窺閃爍之際見有天將六
人朱髮靛身兩目如鏡手各攬一大蟒蛇纍纍從屋頂
井中次第騰空而上驗之果有蜿蜒之跡焉堂前植西
府海棠一株大可蔭三四席地春月開時游人如蟻州
境之內誇爲名花此樹又與堂西偏隔一垣矣被雷神
斧其下枝插東頭藥欄中餘無所損竟不測何意也

雷神九

萬歷近年間雷擊蘇城大僚家舉子旗竿自頂劈下直

會園第十靈祇

主知不足齋重訂

貫至底若鋸開之者其家後亦無他

雷神十

萬歷二十年前有西昌輕薄少年兩人挾二吳姬泛舟
越來溪上避暑追涼酒旣酣諧謔嫖狎靡所不至忽聞
雷聲殷殷舟師諫曰雷真有神不可出穢言以黷其聽
兩少年且笑且詈曰雷安得神乎是何足懼耶畧不介
意笑樂如故忽霹靂一聲從水中起舟檝震搖將此二
人并二姬髻髮各各解散相對而結窘困良久舟師代
爲哀祈乃始釋放還復分開仍卷舟中衣帽衫襖樽罍

器物咸入于湖了無遺者惟舟師之物不動及晚天霽
稍稍能起相顧神如癡矣時余讀書虎邱山中客來傳
說

雷神十一

萬歷丁酉冬余移家種花池上夜雷雲開友人宋孝廉
懋澄宿華池館中兩人醉至夜半袒衣而寢垂曉方
寤左右報云五更雷震外傳擊去北寺塔頂余兩人不
信急推窗看之童然矣相輪至重亦已無存

雷神十二

猶園第十 靈祇

至知不足齋重訂

萬歷中雷擊蘇城人家堂柱斷其下半截拔去却移磚
石一撞承之宛若甃成不曉所謂

雷神十三

萬歷辛丑九月盡時蘇城四人往虞山拂水巖進香元
君返棹齊門其葑門一人見岸上有鬚鬚人招之行者
固不肯啗飲驅登岸其三人促席舟中飲醉霹靂一聲
二人震死一人怖死復活其舟師夫婦將脫帆咸見空
中有雷神赤面虬鬚朱衣皂帽左手持文簿右手操筆
一枝自帆檣蜿蜒而下直入舟中閱中央人非是但提

前後二人跪于岸側擊之雷神復騰空而去明日此兩家收其屍骸並住元妙觀前召天將下叩云一人是宿業其前世同伴八人海洋中共劫客商五百金謀害商命此人復將七人謀害于海獨攘其金故獲斯譴一人是現報其家與大姓後門對大姓家暴殄粥飯于門外此人收拾日飼其欄中豬豬將米餕飯粒作踐狼藉爲天神所窺蓄怒久矣故獲斯譴兩人髀肉間並有青紫處十數類杖痕斯雷神之所爲也

雷神十四

繪圖第十 靈祝

三知不足齋重訂

萬歷癸丑七月初八夜雷擊蘇城齊門內新安二店人死一人死于火居民見火光中有朱髮踞牙金甲神掉其髮于火中一人從樓窗中跳下河濱居民見火光中有白鬚巨目赤面金甲神自河中掉其髮起復入火肢體並折頭面傷腐觀者盈路莫不震驚初二店人皆少年喜淫移居其地開蠟燭行遠近如赴吳俗奉佛事神廟中齋醮恒須此燭其店臨水皆琵琶女兒船棲泊處也店人每召此曹入樓中晝夜荒淫無度買燭者至卽用穢手檢與了不爲異宜其震死陰詠鬼責豈虛也哉

花脚神

常熟秦應陽大河著姓希言稱爲姊夫嘉靖戊午入貴太學攜家口赴南都已達燕子磯怪風暴雨波浪山湧鄰舟後先淪沒秦恐怖分盡至心祈天忽空中有神垂一花脚下來踏定其舟脚長可數丈如鏤雲雷之文惟不覩身首旣得免濟徐徐而沒

場中神

嘉靖辛酉常熟秦太學應陽赴舉南都其年有浙江貢生湛某秩老于場屋寒栖京師秦與傾蓋交歡挈同邸

猶園第一 靈祇

手語知不足齋重訂

舍迨及考試之辰周旋備悉湛行裝至薄徒御惟一老奴衆以其耄獨畱守主人舍是日負壁酣眠不求飲食比暮二子相次而出見老奴睡方醒精神猶癡連聲歎息曰休矣今科郎君又無成名分矣湛怒其言不祥詎之老奴曰某竟日場中郎君所執之筆不嘗失管於地乎拾起置案上者某也何遽忘之湛大異私語於秦秦委有拾管之異因逼問所見欲驗其真先叩吾兩人號房安在具對某處某號歷歷不差問更何所見乎曰場中所見無非鬼神但至公堂元袍披髮而坐者貌類真武

明遠樓綠袍按籍而坐者貌類梓潼其下赤面大刀而
馳馬巡行往來衝突者貌類關侯如此尚多不全記也
又說日西鼓動忽內院傳呼紛鬧發出三色小旗插于
號房簷角絡繹如織獨黃旗一面解頭某人居其下餘
舉子悉派紅旗其不中式者皆青旗矣驚問吾兩人房
插何旗曰看來都是青旗下人也秦湛聞言意色甚惡
口雖詆其荒唐咸謂可怪未幾放榜喧傳解頭姓名果
與所說相符而二子並落羽東歸矣方知場中見者老
奴所飛之魂也未詳內簾復何神主張之爾秦後謁選

繪圖卷十 靈祇

妄知不足齋重訂

官北京兵馬指揮莫測湛終

周孝子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巖邃香火之盛甲于一邑廟有井
居民請香水煎湯藥病者多愈凡子爲父母請者尤驗
後和紫蘇莖葉同煎汲遂無虛日矣歲以九月廿一爲
神上壽潔牲獻爵插花加冠陳設之儀備極華整成化
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春官日詣廟禱辭其夜公宿
舟中夢神金幘綠袍降于庭恍若書所見者吟一聯詩
贈云至尊厭聽如聾語莫向金門弄晚風覺而異之不

曉其義明年丙戌擢進士第值放館主司命禁苑聞鶯
爲題公得一東韻卽以夢中句續成判云結有神助繇
是入館時憲宗登極所幸萬貴妃用事方構間桂宮幾
易上意公因事納諷蓋出神所授矣後歷事三朝位至
春官尚書張應遜說

白馬神官

祝繼志者山陰天樂都人儀容端潔而白皙光采可鑒
登嘉靖癸丑進士自比部郎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南
昌其年進萬壽表歸中途遺病歎血七日不食結跏而

猶園第十 靈祝

妄知不足齋重訂

坐忽起謂夫人曰病不可爲矣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
地耳夫人驚問其故俛首不荅固請之應曰非久當自
知也時行李已憩于館驛某所一日家中老奴某者聞
天樂隱隱自西南來聲響漸近恍惚之際見一白馬神
官自空中下突入其堂馬高于窗戶上檻解鞍鞍高亦
幾及之神官南向端坐呼奴令跪謂曰南昌缺城隍上
帝召爾主往補爾急勸之西行奴如教入告繼志便取
冠帶公服與繼志著舉家震駭訝奴爲狂繼志不著冠
帶公服却令夫人具朝衣冠服之又命傾牀頭新醕三

爵設香案以迎神官夫人不許神官大怒便喚奴出救
手力縛之于庭賜二十杖鎖械甚酷楚不可忍號呼突
入臥內夫人疆與繼志粧束出于堂上與神官酬酢賓
主之禮一如人間少頃則羣僚與騎從畢集庭下矣觀
者可數百人填咽馳道上奴乃操弓發矢向外射者三
衆稍稍引避繼志與神官共酒畢執笏而立忽天漲黑
暴雨如注震雷驚電撼蕩簷宇繼志已坐而逝矣旅櫬
停泊其地凡浹旬日見櫬中時出香烟如縷俄而貴香
滿室茵覬几席皆生氣氤及櫬入舟中又十餘日乃歇

猶園第十

靈祇

至知不足齋重訂

奴被杖者昏臥經旬精神猶凝視其臂與兩手並有青
黑處身上縛痕尚存天池山人徐渭親見其西賓諸君
史秀才傳說甚悉記其事焉

洞庭君

萬歷丙申常熟縣東鄉徐政肅因隨父官湖廣湘陰縣
武障司巡檢舟停瓜步有漁人網一金色鯉魚可長三
尺鱗甲煥然鬚鬣撥刺數以目聽人語言政肅異而買
之篋中藏有小銀牌一枚戲取以自題姓名貫于魚項
放之揚子江流經數日行李出小池口其夕夢有黃袍

神自說是清源趙真君謂政肅曰卿有放龍子之事陰
功昭著洞庭君爲請于上帝異日當爲湖中水神矣政
肅驚寤汗洽心色俱壞密不以告人遂奉其父之官湘
陰歲餘其父以公事入武昌城政肅相從而行旅宿鸚
鵡洲邊一夕又夢有緋衣神自說是洞庭君授與硃紅
漆杖一根政肅再拜受之神遂去警若風雨復驚寤如
初乃具白二夢于其父回帆直濟洞庭踪跡洞庭君廟
既至則唐人柳毅秀才也賚酒脯紙馬獻于廟陳請情
事言辭哀苦望見神像威儀甚嚴悅與後夢相符不覺

猶園第十 靈祇

天知不足齋重訂

竦然如有所覩及出廟門十餘步夾道多垂楊掩映徘徊
之際委有硃紅漆杖一根遺弃草間歎曰神所賜也
敢不敬承便命左右拾杖登舟心謂可怪莫測何等惟
將此杖供于官舍旦夕焚香參禮而已自爾政肅以幽
憂感疾積漸沈綿至戊戌秋九月十五日據牀而坐陡
覺精神恍惚狂惑失度謂其家人曰洞庭君來迎我矣
君言適有海運之事曹務繁冗須我佐理玉清宮詔敕
已下不可復反如何如何已又曰門外緹騎可有百餘
旌旗隊仗羅列于庭而赤鬚小吏甚多家人驚起咸無

見者已又曰楊四將軍與焦公晏公環金甲乘白馬來也便呼更衣命取其杖題三十二字于上辭如古語茲不曲載自爾遂不復言至二十日黃昏奄然而逝家人悉聞騎從之聲望空漸滅相傳云近年有鄉人過洞庭往往遇之其兄政芳親敘斯異希言嘗聞魚服之龍能銜明珠以報人恩寃哉徐君獨罹天酷斯又何理乎

三王太尉

長洲縣荻區王氏故宋朝王太尉子孫其先多爲神別開一港賜名神涇然爲神者多不壽厥後相與壅塞此

繪園第十靈祇

无知不足齋重訂

港靈聖都絕而族無天折之患矣至今村落皆立王太尉廟又傳有萬六太尉百十五太尉並是扈從思陵南渡而徙家于斯者聞孫中有癸卯舉人王騰程嘗爲希言說之云先世宅舍在荻區者製極宏敞高麗甲于吳下層廊曲榭連亘相通其旁田疇阡陌亦至廣宗族盡比素封後以歲澇積逋子孫家漸旁落謀盡斥其堂皇丙舍以輸官逋正德中婁江有某侍御者持數百金至賤售之凡宅所有悉入于券立命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料理次忽見二丈夫身甚長一雲冠羽衣一

絳袍金幘容貌魁岸目光射人自堂之前軒而降厲聲
謂侍御曰吾子孫雖貧產業不可彊而取也言絕便出
門去家人咸見此二丈夫冉冉從野田中行與烟霧俱
滅侍御了無所怪既卸屋裝入鉅舟明日路出陽城湖
正當秋霽遠巡晦暝疾風暴雨吹砂揚塵所裝數十艘
一一潰散木石磚瓦漂蕩無存咸知是三大尉神靈所
爲侍御狼狽殊常望空拜謝少頃風濤頓息所失不計
其數矣



手知不足齋重訂

書

書

